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 文選卷二十一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 詠史

###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我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鶡冠子曰達人大觀 秦穆殺三良

惜哉空爾為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

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負也

三良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于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

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捐棄也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厭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黄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五言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

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躒躒與莽同班
固漢書司馬遷賛曰劉向楊雄博極羣書著論准過
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邊城苦鳴鏑羽檄飛
京都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
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
祖曰吾以羽
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敹乃
甲冑左氏傳羊
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
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
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
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
司馬穰
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水而長
嘯王逸楚辭注曰激
感也東吳
謂孫氏也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
疏曰臣乘聖漢威

神莫儆鉛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鄭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冑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喻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金

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

**臨組不肯紲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紲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

**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遊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吴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冠蓋蔭四衢朱輪竟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衢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說文曰寂寂無

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

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

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譔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廣雅曰皓明也傅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西京賦曰正紫宮於

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廣雅曰峩峩客也峩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遊

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辭綜西京賦注曰欻者言忽也

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

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遯耕於中嶽下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威也

哀

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緜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并兼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

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孟子曰志

士不忘在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邅如國語曰古曰在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廊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計策弃不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說

文曰儲畜也謂畜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咤也說文曰咤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可忽切咤蒼憤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 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 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尚書太傅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鍾會有遺榮賦 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鍾會遺榮賦曰

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於海隅蒼生

行人為隕涕賢哉此大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餔居曰暮晚也言名之年歲已晚也

顧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愚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

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

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

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大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才理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 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

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闕** 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 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上秦王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

**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燃銅有金故稱曰金柱

**連城既僞徃荆玉亦真還**

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

**爰在澠池會二主尅交歡**

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懽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

**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

**皆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

說文曰眥目眶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鬢上衝冠已見上

注

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為者負荊謝厥諐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我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鬬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諐孔安國尚書傳曰諐過也

智勇冠當代弛張使我歎

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 張子房詩

五言 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於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

思毛詩曰顧聽周道又序曰厲
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
亡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
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
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力政吞
九鼎苛慝暴三殤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
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
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九周鼎寶器而遷西周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上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
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息肩纒民思靈鑒集朱
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
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
光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貫達國語

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袁期于天祿

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

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以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攙搶

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臣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攙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

為攙搶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説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肇允契幽叟飜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可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

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廼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𩙪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𩙪飛貌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

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南即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也鑾於歷頳寢飾像薦嘉嘗宋畧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於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皮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暫大違

盛覲竦踊企一方嵇父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飡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 秋胡詩一首

五言

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

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吾不顧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者植朝陽傾枝俟鸞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鶡冠子曰影則隨形

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

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峻節貫秋霜明艷侔朝日

貫猶連也傅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其一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

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

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

所起也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共二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蹤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陟山川蒙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阮籍詠懷詩曰離獸東南下悲

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令之諸侯遊宦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超遥行人遠宛轉年運徂楚辭曰超逍遥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宛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

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

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僶俛猶俯俛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歲暮臨空房凉風起座隅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鵩鳥賦曰止于座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

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覩時暇桑野多經過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阮籍詠懐詩曰趙李相經過楚辭曰聞佳人兮名予辯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共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荅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聲音日夜闊何以慰吾心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别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捨

車導徃路鳧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徃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徃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為親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畧之辭也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列女傳曰齊毋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朅去也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日暮行采

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愁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爾雅曰豫樂也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

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絶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

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

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氾

五君詠 五言　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理照寓辭類託諷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

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按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莫謂孫叔敖曰偶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

凝定也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廣雅曰迕迕犯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

**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鎩所例切

**劉參軍**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臧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閉

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戶徧切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藏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肯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禮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名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覯見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世

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昴所指麾也

傅暢諸公讚曰昴性自矜因事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人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生曰窮聖人之祕奥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嵆亦鳳舉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嵆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

曰星廻日運鳳舉龍驤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謔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謔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黄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

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七啟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

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軒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侯曰青雲浮至

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荅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鞍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言身棄世

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班固涿郡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宋子侯詩曰高秋入九月白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

瀚海愁陰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刁音彫鐎音遙乘墉揮寶劒蔽日引高旍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劒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劒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晉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

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 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讋焉文穎曰恐懼也讋之涉切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城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庾包咸曰十六斗為庾百行已見上文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

有時爾雅曰翻毀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五言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仕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

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悔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韓詩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竇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畧曰侵誣下民國內諠譁

前者隳官去

有人適我閭高唐賦曰長史隳官賢士失志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若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占之鹽切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筥也口頰切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

學往往而見擧問者之辭也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言巳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 遊仙

###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愽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

尚書左僕射范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彫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

山下丈子曰三皇武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纚連翩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

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緜邈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飡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

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

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

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括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陵虛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

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
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
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
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羝**

進謂
求仙
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
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
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
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
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
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
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

**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迹企穎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穎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閶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為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虙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王逸

曰古賢蹇修而姝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璣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默也放情陵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放迹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飡瓊蘂渴飲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輴馳騁䮄九野嵇康荅難曰偓佺以柏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

煌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普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衞叔卿與數人愽其子度曰向與愽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紹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黄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頽夏爾雅曰感動也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

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冀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方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推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

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頹潛穎怨青陽之晚殊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

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爰將為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巳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吞舟湧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延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

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擇謂以手擇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

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姮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庭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五感切

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

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喬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邁

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宫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北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内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

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

從白道漢書曰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

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

**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蕣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暮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

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盡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長**

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二十一

文選卷二十二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 韓子曰閒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沖 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横

塞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生之風則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沉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餱糧毛萇曰餱食也楚辭曰紛

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佩故以開襟也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強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畧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周易曰井洌寒泉廣雅曰瑩磨也

峭蒨青蔥閒竹柏得其真

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粲于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

有屈伸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結綬生纓牽彈冠去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纓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仕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纓統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撰

良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遥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悦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躊與躑同躑躅欲安之

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睿浚谷而勿墜朝採南澗藻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夕息西山足

采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厦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皐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浇薄也澆與浇同富貴苟難圖税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税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

未知所税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税脱與税古字通

# 反招隱

##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而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解嘲曰遺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

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谿積道藝

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崔琦七蠲曰鵾雞再朝奏致哀風

凝霜彫朱顏寒泉傷玉趾

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薳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以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傳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立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太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

季由葅於衞皆廹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

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 遊覽

###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雙渠

相溉灌嘉木繞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甲枝拂羽益修條摩蒼天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風颯颯其扶輪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五言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

南州矣庚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恭軍以桓玄之姊夫玄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鱗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緊猶實也言欲成也

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銜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

簫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仿徨塵垢之外逍遥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横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

廣筵散沈愛逸

爵紆勝引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引勝友也引猶進良友所以進己故通呼曰勝引

伊余樂好仁惑袪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韓起好仁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黄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袪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猥首阿衡朝將貽匃奴哂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猥安首端匃奴聞之理不將見哂也許愼淮南子注凡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匃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遊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　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陽西池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算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取蹉跎

逍遥越城肆願言屢經過　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

迴阡被陵闕高臺

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邉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旋廣雅曰屯聚也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畤沚與畤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遥思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無為牽所思南榮戒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涣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檝也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曲之汜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李弘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飈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興斐斐氣冪岫泫泫露盈條斐斐輕貌泫泫垂貌近矚袪幽蘊遠視盪諠囂李奇漢書注曰袪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晤言不知

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古字通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口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鄭析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

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事物也周易曰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誅曰聽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遊今見塵
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
車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
已見上文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
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罩層城丕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
景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騖兮蘭薄戶樹瓊木籬
些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皋王逸曰澤曲曰皋原隰荑綠
柳墟囿散紅桃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梯梯者發孚也桃則華荑與梯音義同廣雅曰墟居

也

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

顧已枉維縶撫志慙場苗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五言永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遥望城西岑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沉爾雅曰山正障巘崿崖之别名爾雅曰重巘隲文字集畧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楚辭曰與纁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盧含切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七發曰慕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

賴鳴琴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惟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孤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 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蚪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以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說文曰蚪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人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

曰作懟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尹子曰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嶔巋崎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毛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持操豈獨古無

悶徵在今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寀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篋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皦皦員如規

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毛萇詩傳曰痗病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

池楚辭曰皐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 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為朱明 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慼慼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餌藥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 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我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

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 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 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 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躐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

后時安流天吴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以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吴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黄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綃挂航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洪範曰廣大貌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悦既悦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識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吕氏春秋曰中山公子

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

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

韓子曰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

請附任公言終然

謝天伐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歴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飛貌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蒲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

曰悵可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善

劉淵林吴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為命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絶壁夕息在山棲江賦曰絶岸萬丈壁立霞駁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戸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

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夕流駛噭噭夜猨啼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廣雅曰噭鳴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遠也心契九秋榦目玩三春荑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待終何憂成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

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五言　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於南山之陽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曹攄贈石荊州詩曰轗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

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潨毛萇曰潨水會也叢與潨同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絶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生木升丰容悦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蜂

初篁苞緑籜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鶾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

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己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猨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廣雅曰泫方始也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隩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陘陘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過澗既厲急登

棧亦陵緬　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絶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　楚辭曰川谷逕復流潺湲鵩鳥賦曰乘流則逝

蘋萍泛沉深菰蒲冐清淺　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冐覆也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猶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　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瑶華未堪折蘭茝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茝感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

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昧竟

誰辨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觀此遺物慮一悟

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　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一年為元嘉也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皆有車轍馬跡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樏力追切

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塵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則出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百畝也

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

飛奔互流綴緹轂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緹轂騎也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教騎煒煌

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

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沉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之號曰中天之臺

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覩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

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煗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

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廣雅曰攢聚也

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人也又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

馬鄭玄曰無歲無贏滿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頒戒於無年之時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

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合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早臣與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

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牽**

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纆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五言　劉禎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也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莊子曰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十人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渡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陋山側峽與陋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

巖險去漢宇衿衞徙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圖徙此吳京宋都吳也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衞

流池自化造山

關固神營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圜縣極方望邑圜縣廟圜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從人以奉園陵令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總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社總地靈宅道

炳星綿誕曜應辰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坰爾雅曰林外謂之坰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

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甍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稊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患獄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國語曰齊桓公獄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㚟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昔老謂司馬談也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

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 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

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山祇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神御出瑶軨天儀降藻舟

瑶軨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瑶之彫軨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萬軸胥行衞千翼汎飛浮

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内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彤雲麗斑蓋祥飇被綵斿

天台山賦曰彤雲斐亹以翼櫺桓子新論曰乘車王爪蓋禮緯

〈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斿旌旗之旒也〉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吴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遣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悦以為夫人〉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曜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疊鼙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藐盼覯青崖衍漾觀緑疇〈藐盼窈藐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人靈騖都野鱗翰聳淵丘〈騖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德禮

既普洽川嶽徧懷柔 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旋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 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闉城曲也 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 隅城隅也 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

塵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蒯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風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毘治成賦曰含彩

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朦小生隱淪謂幽隱沉淪也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轗軻長苦辛

遊東田一首五言

謝玄暉朓有莊在鍾山東遊還作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戚戚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悰駕遊博望山悰才宗切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

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刋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

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

還望青山郭

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兹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

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沈約

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

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㸒藴若烟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鼎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城淵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山靈之所宗也瑤草正翕赩玉樹信蔥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赩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蔥絳氣下縈薄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白雲上杳冥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虹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鬐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俛伏視流星不尋遐

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處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皋蘭之倚靡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市井已見上文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　徐爰釋問畧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畧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為闕南山即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坰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睎

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越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轔鬱律巘已見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崱繒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楚辭曰道幽谷於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

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三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山足已見上文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廻也窈冥終不見蕭條無所欲老子曰窈兮冥此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貞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孔子家語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曾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旐旗以羽為飾故云

羽旗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毘陵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懽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鄭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鬬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摇摇遵彼萊田言采其樵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七啓曰雍容閒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茀鬱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樹頂鳴風飇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麕今以江東人呼鹿為麏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廻首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兎杜預雪詩曰寒鳶鸞雲嘯悲鴻竟夜嗷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寧止歲云暮古董

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九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胷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侵

##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内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絶於塵埃超遊身乎

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宫廟記曰祈年宫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宫在華陰

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内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閒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衿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内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

都令人逕絕惟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反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遇風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異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五言　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

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何之元梁典曰徐勉弟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表裏窮形勝衿帶盡巖巒左氏傳舅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登陴起邐望迴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

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灞滻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鸞殿鮮車鶩華轂汗馬躍銀鞍范曄後漢書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衡冠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

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豈如霸上戲盍取路傍觀

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終馬頭觀者滿路傍

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二十二